

父亲的血汗

龙新春

每隔一个月,我都要从县城回乡下看望老父亲。而我每次看到父亲右小腿上那块铜钱大的伤疤,一种愧疚之情便会在心里慢慢散开。

我出生于邵东农村。今天的邵东县是湖南经济强县,可在我小的时候并不富裕。我从小就记得,人们累死累活,却依然为钱发愁。父母对我们兄妹说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,你们要发狠读书,只有考上大学,跳出农门,才会有出息。

为给我们三兄妹挣学费,父亲和母亲想方设法挣钱,作田,喂猪,放塘,听到哪里有挑红砖、打土方、打钢球这些可以出力气的活儿,就会费尽口舌甚至是“死皮赖脸”地去争取。可不争气的我,高三那年还是差3分落了榜。看着父母劳累不堪的样子,我对父亲说我不想再读书了,未曾想脾气一向甚好的父亲却给了我一记耳光。

打完我,父亲别过头,伤心落泪了。我知道父亲是为我好。是啊,他希望我不要像他一样一辈子在农村吃苦。为了送我们兄妹读书,他和母亲不知道吃了多少苦,忍受了多少闲言碎语,可我却因为遭遇挫折,竟然丧失志气,怎么不会让他伤心呢。

父亲那一记耳光让我清醒过来,我决心重整旗鼓再战。然而,复读的日子是苦涩的。我选择把头深深地埋进书堆里。月底我会悄悄地回家拿一个月的生活费,又静静地回到学校。

一个周末的中午,我比以往提早了一点回到家,只见母亲一个人在家,我问母亲,“妈,我爸去哪儿了?”

“他知道你今天回来拿生活费,到一个远房亲戚家要挑红砖的工钱去了。”母亲告诉我。

一会儿,母亲又说:“他这几天给亲戚家挑红砖,每天有四五块钱呢。”

母亲心满意足的样子使我心酸,我回到屋里呆在桌子边默默看书。

一个多小时后,饭菜都凉了,父亲还没有回来。

“咋还没回来呢?是不是钱没拿到?”母亲焦急地搓着手朝门外望过来望过去,“新保儿,你在家看书,我去看看你父亲咋了。”

母亲走了出去。又过了一个小时父母都没回来,我开始担心起来。亲戚家距这里不过一里路,怎么会这么久呢?

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,我走出了家门。

大约走了五分钟,到了一个拐弯处,突然我听到父亲愤怒的声音,我慌忙藏到一棵大柳树后偷听起来。

“那个混账东西,原来说好了等新保儿回家拿生活费就给工钱,可今天我去了却说没钱。听到这话我一肚子火就上来了,这是我的血汗钱,是我拿来给新保儿作生活费的,今天不给也得给!他看我的态度很‘蛮’,从口袋里拿出二十块钱放在一块红砖上说,‘给你那个没用的儿子吧’,说完就把砖扔过来砸在了我的腿上。”父亲边说边由母亲搀着走进了拐弯处,向我这边走了过来。我看见父亲的右小腿上正淌着血,殷红的鲜血一滴一滴渗进脚下的土地。

“父亲!”我很想马上冲过去,但我没有这样做。

“回去千万不要告诉新保儿。他问起来就说不小心碰到了一块石头。只要今年他能考上,我流点血算什么?就是死了也值得!”

听到这里,我的眼泪大颗大颗地掉了下来,我躲在树后没有出来,一直看着父亲在母亲的搀扶下一拐

一拐地走回了家。血滴在土里很快就看不见了,而它在我灵魂里却凝固成了一条殷红的血路!

大学毕业后,我放弃在外地工作的机会,选择到距离老家不远的县城工作。我希望自己能照顾到家里。

从我参加工作拿工资开始,我就劝父亲少做点事,然而父亲每次都会对我说,“现在条件还不成熟,你弟妹还要读书,你也要结婚买房子,需要很多钱。我现在还动得,哪能不做事。”他不仅闲不着,相比以前,更忙碌了。

妹妹毕业后,我们一再要求父亲不要再作田放塘,父亲每次都答应得好好的,可等我们离开家,又依然故我。

2008年,我在县城购买了新房,我想把父母接到家里一起住,但对于我的房子,父亲如同来去匆匆的过客。我和妻生日的时候他总会早早地来,吃了中饭后又匆匆地赶回去,从不在我家住一夜。他总说,你的负担重,孙女要读书,怕增添你的负担。

直到近些年,因为母亲不是在深圳给妹妹带小孩,就是替我守着在县城一中读书的女儿,一个人在家忙不过来,父亲才减轻劳动。

2018年,父亲因结石做微创手术,住院及在我家共计半个月,每天都唠叨着要回去。他放不下田里的稻子,地里的西瓜,家里的母鸡。看到强留使他一点也不开心的样子,我只得送他回去。我能做的是,尽量多回去看他。

岁月若驰,今天的我已步入中年,女儿上高中了,父亲也变老了,我越来越理解父亲当年望子成龙的心情。每次回乡下老家看到父亲忙上忙下,还有他右小腿上的那块伤疤,往事总会一幕幕浮现眼前。我真希望自己能拽住时光,让它慢点儿走。



苹果定律

如果一堆苹果,有好有坏,你就应该先吃好的,把坏的扔掉。如果你先吃坏的,好的也会变坏,你将永远吃不到好的,人生亦如此。

看图说话

情感也是如此,不领情的人应该及早放弃,不然到来了不仅伤害了自己,还错过了更多的美好。

麻

雀

李宏伟

对于七八十年代出生的人来说,麻雀,是耳熟能详的事物。那时江南的乡村,随处可见它们的影子,用欢呼雀跃来形容,最好不过。

童年生活里,每每放学路上,满眼都是一团团、一簇簇,成群结队、密密麻麻的小精灵。它们汇集在乡间小路,农田屋舍,掠食水稻,抑或飞到晒谷坪,直接觅食。只只麻雀落地,蹦蹦跳跳,始终和人保持距离。待人走近,哄地腾起一片云,时而落地卷起一阵浪,时而从这丘水田飞向那块旱地。像大地的舞者,给乡村增添了无限生机,也给农家带来了无限烦恼。

自从有了麻雀,稻田旁边,旱土地里,晒谷场上,又多了一道风景线——稻草人。这些稻草人歪歪斜斜立在各自己的“岗位”,专门用来对付麻雀。它们衣袂飘扬,随风而舞,风停既止。聪明的麻雀似乎很快就掌握了它们的“性情”,一番试探后,居然识破天机,稻草人用来驱赶麻雀的配角。

“一只麻雀,抵二两人参”。在那揭不开锅的年代,遇上青黄不接的秋冬时

节,能够吃上一顿麻雀,也是一种奢望。秋冬交替,生长一季的红薯藤被乡民陆续收割,束缚成一小捆,一字排开晾晒在农家踩楼上,风干后为牲口过冬的储备口粮。这些地方,也成了麻雀们光顾的天堂。北风呼啸的夜晚,二叔带上手电筒,蹑手蹑脚地摸到干红薯藤里,拧开手电一照,依稀可见闭目养神的麻雀。

信手一抓,这些白天反应敏捷的鸟雀,随即成了二叔的“瓮中之鳖”。下雪天,老屋里也成了我们扑捉麻雀的场地。在阴暗的老屋后门口撒上一层米粒,人躲在门后,待麻雀接二连三进屋觅食,人呼地一下窜出去,迅速把门闭上。麻雀们慌乱间上下逃窜,几经折腾,浑身发软。我们燃起煤油灯,用小渔网网住这些“牺牲品”。晚上的餐桌上,又增添了一道珍馐下饭菜。

由于大规模扑捉杀戮,麻雀几近绝迹。肆意破坏生态,导致害虫猖獗,庄稼受到前所未有的重创,一段时间,麻雀寥寥无几。那些罕见的影子,曾经一度存留记忆的脑海。近些年,生态得到保护,又有麻雀出没乡村的迹象,熟悉而又陌生的小精灵,又重回乡间城镇。

秋风中的父亲(外一首)

毛四清

秋风翻过北面那道山梁时
父亲的一只脚
还插在泥巴里没有拔出
他要用自己的体温
使田里的水暖一些
好让刚插下去的那些晚稻
早一点生根 分蘖 抽穗

当秋风抱紧一切
树上的叶子在秋风中瑟瑟发抖
父亲的脚依然还插在泥巴里
直到将所有的稻谷都领回家
给它们盖上塑料布
父亲的脚才从泥巴里拔出
此时,他的脚早已变形

落下一名叫关节炎的病
每个夜深人静的寒夜
我总听到他用手捶打膝盖的声音

秋 水

苍穹翔鹰目光凝视白杨
小船在初秋的河面上荡漾
群山列布劝阻撒欢的河水
再温柔一点再安静一点
好让小船离你的心窝更近
我被秋天的阳光灌醉
和小船一起东倒西歪
原野就挂在我的眼前
果实的痕迹是秋天的足印

大踏步走进我的心灵我想歌唱
风把我吹成抒情的模样
我的悠扬诠释最美的过程
眺望是深沉的姿势
河岸的风景不断诱惑着小船偏离航线
让旖旎的远方撞动我

陶醉在如诗似画的夫夷河上
流水呼喊着我的心情那么响亮
多想让小船就这样划下去
不是观光和浏览
而是盘点那些绚丽的思想
将灵与肉融合大自然之中